



▲維多利亞·芬利(Victoria Finlay) 網絡圖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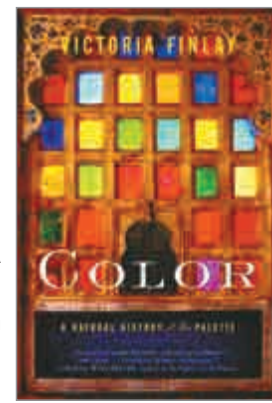
由維多利亞·芬利(Victoria Finlay)著、姚芸竹譯《顏色的故事：調色板的自然史》，中譯本自二〇〇八年九月在北京首次出版，到二〇一五年三月前後，七年間合共印刷了七次，即平均每年加印一次，第七次印了三萬多冊，其受歡迎程度，可謂不言而喻！這本書究竟有什麼吸引力？絕不只是細談那些瞬間俘虜我們眼球的色彩，而是那背後鮮為人知，甚至敬而遠之的事實。維多利亞·芬利毫不諱言「……這是一本充滿故事、逸聞、歷史和冒險的書……」

陳國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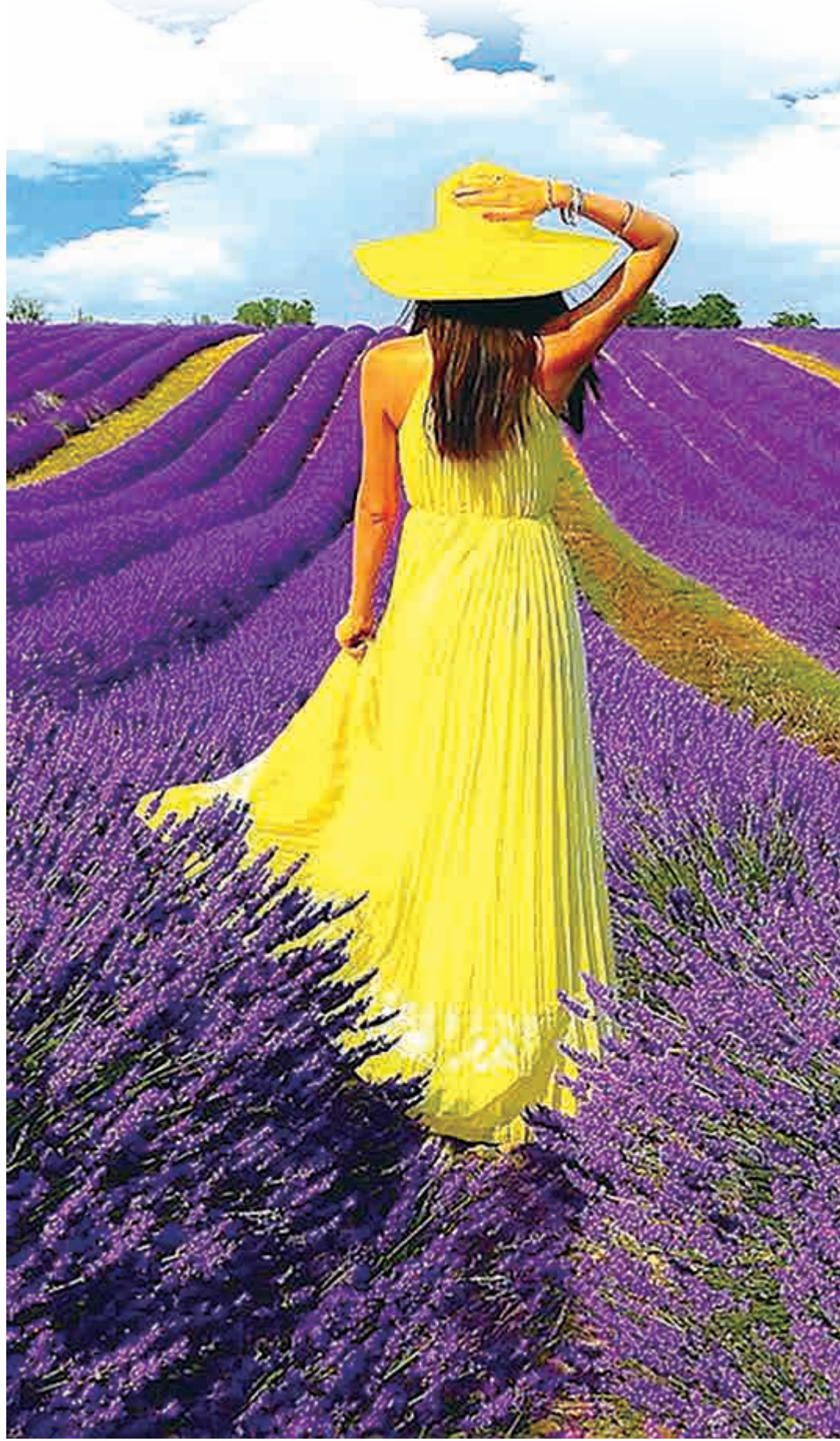


▲《顏色的故事》中譯本，三聯書店(北京)二〇〇八年出版 作者供圖

►英文原版《Color: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Palette》，Random House二〇〇三年出版 網絡圖片



色彩狂熱之旅



芬利在大學時讀社會人類學，曾在香港任記者及藝術編輯，這個背景，令她後來為撰寫這書，發揮記者敏銳觸覺、人類學的素養，窮南極北，跑過不少博物館，翻查文獻，上下數千年，到過中國的敦煌石窟及陝西法門寺。她又上山下海，深入不毛，遠至澳洲人煙罕至的中部，接觸土著；甚至不畏艱險，孤身勇闖戰火不絕的阿富汗，蒐集資料，造訪當地，以求揭露顏料的奧秘。

消失的顏色

《顏色的故事：調色板的自然史》可說是一本多彩多姿的書，簡單來說，它是一本顏料尋根史，內容遍及歷史、藝術、工藝、考古、文獻、民俗、旅遊等多個方面，對有廣泛興趣讀者而言，這本書自然是相當不錯的選擇，但對一般休閒的讀者，要讀畢全書，可能要花點氣力了！工作上涉及色彩、顏料或有興趣的人士，就不要錯過本書了。



▲台東一間原住民食肆洗手間的壁畫造型獨特，色彩鮮明 陳國林攝

作者維多利亞·芬利的背景，完全與色彩和顏料扯不上關係，但為什麼她有這麼大的動力，足跡遍及南美、澳洲、阿富汗、伊朗、印度、黎巴嫩等地，來寫成這本書？她在書中「前言」道出箇中原委，八歲時與父親走進法國夏特爾大教堂，當時她父親指着教堂的一片於八百年前造出來的彩色玻璃對她說：「如今，我們不知道如何配製那種藍色。」

父親這句話，在幼小芬利的內心，留下深深的烙印，她不能接受「那種藍色配方」消失，毅然下定決心去「發現色彩」。她當時深信「會的，這一天會來的」，可是後來畢竟忘掉了，直至她當記者之後，才重啓其色彩之旅。

顏料大觀園

芬利怎樣開展她的發現「色彩之旅」？她一次出差往澳洲，探訪墨爾本藝術節期間，在書店翻看一本美術書時獲得了啓示，她說：「……美術史是關於人們如何作畫的歷史……」



▲法國夏特爾大教堂八百年前創造的彩色玻璃，觸發了作者芬利色彩之旅 書中圖片

還應該有關於那些製作了構成美術的色彩的要素的故事。」

她在書中依次選出赭色、黑色、褐色、白色、紅色、橙色、黃色、綠色、藍色、靛藍、紫色，合共十一種顏色展開尋根，數目遠超過牛頓利用三稜鏡析出的彩虹七色。要指出，顏色數目遠不止於此，全球色彩權威機構PANTONE配色系統的顏色，超過一千一百多種。

斑斕色彩不僅令人賞心悅目，芬利色彩之旅卻告訴我們，一些鮮為人知的事。人們為了開發理想的色彩，可謂無所不用其極，千門萬類，只要您想得出的東西都拿來嘗試，當中不乏令人難以忍受的人類屍體、動物排泄物尿、糞；以至礦物、植物、貝類各式各樣的材料。

書中提到「骨黑」（實為褐色），這種顏料據稱從屍體身上提取。十九世紀時，有一種褐色名為「木乃伊色」，名副其實焚燒埃及當地的木乃伊而取得。這種木乃伊色當時被指是信譽不錯的顏料，而且需求量大。早在十七世紀時，西方更有「物理學教授」教人怎樣利用新近橫死青年的骨架作為材料，製造「木乃伊色」。

駭人的顏色

一種歐洲十九世紀時採用的印染配方「土耳其紅」，被號稱為最複雜的染法，需要動用明礬、錫、鈣、丹寧酸、牛血，將紗線放入腐臭的海狸油裏，再澆以羊糞或牛糞，再染上三個星期或更長的時間。這種染法，其間所發出的惡臭可想而知。當時歐洲稱這種染法為「krap」，剛好與英語「crap」（糞便）近音。不過，這種染法雖然令人厭惡，過去數世紀它曾經是染料界保存得最好的秘密。直至現在，英國大染廠也不願公開箇中關鍵。

另外有一種昆蟲以成爲顏料而著名，這就是指頭大小的胭脂蟲。它是現今女士所用的紅色的唇膏、胭脂，也是美國少有幾種獲批的眼影紅色成分，以及櫻桃可樂所用的添加劑E120。這些小蟲原產南美，嗜食一種名為「霸王樹」仙人掌爲活。胭脂蟲的血液所製造出來的顏色叫胭脂紅，或叫洋紅、猩紅，它是自然界能夠造出最紅的染料之一。

小小的胭脂蟲，製作染料雖然沒有屍臭、糞臭的陰影，但它絕不好惹。智利的農民對本書作者說，如果眼睛被小蟲叮一下，就會立刻變瞎，即使皮膚被叮上一下，也很難清除，收集胭脂蟲時，要出動空氣壓縮機，保護衣物帽子、手套、護目鏡要一應俱全。

色彩霸權

人工合成顏料未興起以前，珍貴的顏料涉及龐大的利益，部分更關係到國家根本。西班牙十六世紀發現新大陸後，從當地人手中控制了胭脂紅的產業，嚴



▲胭脂蟲被壓碎後，鮮紅的血液是上佳的紅色染料 網絡圖片

格徵收「紅色」稅，搖身一變成爲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的顏料出口生意。十六世紀末，每年船運量最高達一百六十噸。歐洲當時以「紅染」引爲時尚，富人爭相採用。西班牙人絕不透露胭脂蟲的秘密，視之爲「種金術」，令胭脂紅逐漸走俏，價格與黃金相若」。十八世紀時，西班牙每年出口到歐洲三百四十噸胭脂紅中，英國佔了五分之一，大部分拿去漂染軍服，目的是遮掩士兵作戰時受傷的血漬。

另一種曾經左右大國關係的顏料是洋蘇木，它很適合紅、黑兩色染料的配方，也是西班牙當時從新大

陸帶回來的「戰略」資源，英國和西班牙十六世紀時已爲它展開角力，英國爲免西班牙利用洋蘇木帶來大筆收入，曾下令禁止國民使用洋蘇木。直至十八世紀末，英國擊敗西班牙，奪取了當時的洋蘇木產地，即今日的中美洲國家伯利茲，主要就是獨攬那裏的洋蘇木。

美色難馴

從物理學觀點，我們看到的顏色，難以觸摸，不管它如何美麗，說到底，只是光波的作用。不過，無論在個人、社會、歷史、文化、經濟、貿易，甚至國際關係，《顏色的故事：調色板的自然史》指出，色彩的地位實在舉足輕重。



▲箭毒蛙顏色鮮明，牠是告訴敵人「我身體有毒，不要惹我」 網絡圖片

色彩可以說是一種語言，一種標記甚或是一種圖騰。它是喜好、時尚、價值、地位，甚至是禁忌。紅色與白色，在東西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意義，但不同文化底下，例如紅色與紫色，東西方都不謀而合，視之爲地位和尊貴的象徵。羅馬帝國時代，紫色更被視爲帝王專色，其他人士一律禁用——否則要準備「腦袋搬家」！

顏色的選擇不光是心理作用，也相當程度與財力掛鈎，達官貴人穿上的衣服，大多數都是染料昂貴、漂染過程複雜的衣物。自然界顏色艷麗的生物，往往就是危險的象徵，例如箭毒蛙，這種生物顏色斑駁，外表非常吸引，但它的體表分泌有劇毒，土著用其塗於箭上，射殺獵物。

我們過去使用的顏料，不少含有劇毒，十八世紀時，歐洲一種受歡迎的顏料「謝勒綠」含有砷（砒霜：三氧化二砷，就含有砷）的成分。那時大家都知道這種顏料含有劇毒，但用上了百年。英國當時一位睿智的科學家更發表聲明，如果要他面對沉悶的褐色及黃色的顏料時「他禁不住下了決心，他的房間裏要使用的一定是含砷的顏料」。這位科學家爲了心愛的顏色，丟棄理性，不惜以身犯險，那麼就不難了解本書作者芬利，冒着生命危險，深入戰火動盪的阿富汗，找尋群青色的材料青金石。



▲戰火下的阿富汗，是群青色材料青金石的故鄉 書中圖片

該書展示了人對色彩的狂熱，但作者芬利在「色彩之旅」當中，發現色彩倒像一匹野馬，不易駕馭。人類過去爲開發顏料和染料，爲爭奪當中利益，可說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不惜代價。可是調色板背後的故事，與它盛載的顏料相比，似乎並不艷麗。

生態災難

作者芬利在貝魯特尋找古羅馬人製染紫色的遺跡時，發現當時用以製染的骨螺數以千萬計，其遺下的殼堆積成山，成爲城市的一部分，以現代的眼光來看，絕對是一場生態大災難！



▲海蝸牛分泌物是罕有的紫色染料，也因為如此曾遭大量殺害 網絡圖片

十九世紀後，以合成技術製成的顏料，雖然較以前省便，但不表示以生物提萃的顏料、染料將會退出歷史舞台，事實上仍然有不少「愛色」人士鍾情生物色料，這種愛好對生態將會出現莫大的威脅。

日本一間公司上世紀八十年代與墨西哥政府簽訂特許合同，採集墨西哥的海蝸牛製造紫色染料，由於有關公司大量捕殺海蝸牛，引起環保分子強烈不滿，最終被取消了合同。

時代的進步，不一定改變人們的偏愛，白色顏料中，鉛白含有毒性，對人體有害，嚴重會造成癱瘓，一九九四年起已在歐盟範圍內禁售。一位畫家對當時推出的代用品鈦白極感不滿，表示「垃圾：不亮，一點兒也不鮮明」。

《顏色的故事：調色板的自然史》最大的啓示，不只是調色板上的顏料有多麼艷麗，也不只是人類爲了追求色彩繪出多大的心力，而是我們流連在色彩斑斕的世界的同時，不妨看看腳底下，是不是一大片的胭脂蟲的血液，還是堆積如山的海蝸牛殼。